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待制集卷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待制集卷二十

元 柳貫 撰

狀

故宋廸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

曽祖天錫

妣唐氏

祖世臣

妣童氏

父夢先

妣童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為有所證矣初繇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峯桐湖者諱陳下

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元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羣從一姓有曰某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於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于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

有合焉故追繫之以是名耳廸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十八府君諱世臣于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尚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克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禀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㕡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

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乃即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淤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益欲階之以踐北

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
嘗獲觀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元
章即為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
或先焉今欲請教于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焉
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
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
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

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敘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巳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問以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

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葢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无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

律歴靡不研究其微以克極於用甞出遊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阽危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于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守棟雖具誦絃久絶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汩没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

深幽夐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修業為事其于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攄發仁義之奥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攺物兵燹乗之所在繹騷先生之居尤與盗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

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所知宗向贏糧景附躡屩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為羅闢塾延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公之于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畧之今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攷證乃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

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

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鈕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

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畧備獨書未及嘗别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于朱子既没之後門人語録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于兹表註之作雖為疎畧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藴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録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

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録屬樂記葢十一篇篇雖合而畧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録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

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言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説是非既謬于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于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

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嶶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絶禀濟之精識得于義理之涵濡而成于踐修之克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之確

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黄朱墨所以發其凡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賾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鋭致其人十己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饜飫之域迨夫晚暮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睟盎所趨皆寛平于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太和之内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己益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疎罷守靜夷平居淵潜儼恪深自晦藏而内積忠信

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心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止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胸膠轕糾纒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各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疾疢察脈製劑適其浮沈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熨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于分義先人後已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𨽻母子

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為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黄公黄公則文公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于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葢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大人行皆自以為得之之晚而深啟密證左引右掖

期底于道雖將助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嘗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為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䘏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

者皆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哀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為之則深衣之

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經于冠可也加麻之經緦麻之經也今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今用細紵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没先生相其家以

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頴次頖次頡頡有志于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下文定為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説以為農田百畆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畆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强弱子力貧體弱

不能為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為庶幾其中中不能為為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塟仁山後隴所著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於家而曰昨非存藳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藳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藳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藳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觖自壬

辰哭子之慼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
定確守師傅叅訂訓義于易大傳本義啟蒙大學中庸
章句論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
集諸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
敘而類次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于世矣而若文
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宋之
一經而顧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
未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王先生歿時凡所著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讐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祠州學而郡亦列祠先生配食于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繼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

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霽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耆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蠹壞剥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闔闢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絶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

餘者既悉删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領别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攬潜思終於真積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黄公獨得其傳顔氏之無所不説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黄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

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已者也盤溪文定所居之步趨歲寒文憲堂名之講切立志持志之訓謨嚅嚌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為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顧為魯仲連張子房者

尚皦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二氏之鳴道于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先于先生而文憲蓋嘗引以為友學尤邃于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灑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

為貧游仕有志弗強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友先生之有望于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為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賴之請竭蹶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求其文闕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繫昔所逮聞為行狀一通録以遺

頫使白于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真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没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狀

元故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黄公行狀

曽祖伯信宋故迪功郎累贈朝散郎

祖夢炎宋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堮宋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婺望宗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徙義烏黃氏家譜有昉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為諸父行子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留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號細高居士殖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辭大平樓上秦檜怒其譏已將捕寘于法而居士既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行義當得官未命

而卒𡗝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為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𢹣𢹣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

公囦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公即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曰朝請公與王公同為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異姓為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公扶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内

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偪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産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洟涊以合汚不崖異以絶俗雖黠胥大駔亦忍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為之傾盡賔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憩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為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于道德性命

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中紬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於心而未嘗屑屑為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充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鄰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以覩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禄官中行正郎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姪及既歿乃沿致仕恩

補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始
以子貴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仕
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于寶祐丁巳
三月二十七日而卒于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
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洎永女令封宜人生子
男五長滑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
内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即後公從弟顧滋所後父

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賈師夔先二十年卒次適劉咸劉拱辰孫男六人檮檒梓闕　女二人其一適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尚幼滑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秩滿召入詞林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訃至京滑即日解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釜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五里而其南一里則朝散公三世大墓也方滑歸擇葬域相

墓者曰維此為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子出後劉氏者矣劉氏子鼎遂奉之以窆凡具塼甓仞竁穴徵工傭與畚鍤其貲一出於滑而不以諉諸其弟滑有禄食故也丁氏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曄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虎卒官朝散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筮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廨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

来為嫁其稚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
則别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二姓祭主禮
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其少辱公之知遂得與漕
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漕取世科某亦濫巾
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俊為州
里一鑑乃不意夫大耋之嗟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
右漕以書追遺於吴門告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
出行治以告於世之立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隧許焉而

未及為令既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之如右亦用
其所知者酬焉之義也謹狀

祭文

焚黄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將仕郎國子博
士貫謹因便人南歸令男卣具家饌之奠昭告于先考
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之靈曰貫德薄能鮮實不肖
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於朝乃至治元年秋由國子助

教進博士三年春皇上推恩臣下以及其先始載定襃
卹之典而貫品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命
下遂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亦封宜人
惟吾父早登科級甫從膴仕而屬當易代卷道閒居蕃
栖遲偃息餘二十年不幸不至上壽以終積仁累行生
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於貫所以顯被寵章
延昭來裔者若水有源而木有本也縻于官守未能引
去謹録副本令男卣展奠墓下焚燎以告靈其不昧服

此異數謹告

先泗州墓焚黄祝文

貫幼而多艱長始知學因緣監士忝冒登朝凡由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躋秩五品于格得贈封父母妻既至官則以其名列上亡幾命下先考承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門祚顧貫何人克遂臻茲是皆吾父吾母夙備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貫故

得幸遭休洽之世蒙被孝治之福重封叠寵責及泉壤豈惟冑肖之華抑昭積累之厚今以善代挈家東歸恭捧命書哭奠墓下并奉録黄一通章服一襲焚燎以告䰟兮不昧服此褒嘉

祭亡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昔我祖姑作嬪令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因是有連猶裳綴幅先六十年亂離剌促我泗州公弗甚荼毒往依姑氏遯于空谷遂與君家裙聯袂屬時君方髫娟其在

目我母曰嘻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何卜納采未幾母兮就木逮成配偶生理日蹙跋前疐後左棖右觸飾無華籌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顧影誰儔君績我讀艱難困苦覬沾寸祿隨牒漂流川航塗轂留撫諸兒盡瘁鞠育微君自力雛顛巢覆我無他長研味策牘因緣蟲士技等工祝再命登朝游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閒局載君偕往章江之曲官飧雖薄亦有粱肉看弄三孫嬉戲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謖

謏小君之封寵數華縟自君得之如藝斯熟履泰由約藏昭于佚神理在茲闇者莫燭滿秩來歸因投倦足易著幽貞詩歌邁軸期與君同料理松菊庶幾哀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又奪之速俾君不遐由我罪酷曉案狐憑宵齋獨宿孰視我裀孰調我餗夢啼成魔淚漬衽褥人生如電曾不轉矚盛衰相尋何有贏縮翳翳夕陰隆隆朝旭究觀其終穜不及稑君以艱生之死不黷斂有棺衾藏有畚築兒雖未立尚繫昭穆歸全之義君則何

悉惟是貧家動若逕束六易暑霜僅終埋玉玆卜新阡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輴牢脩在筵别君一哭俟我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秬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卯阿翁與汝阿爹阿妳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秬之魂曰嗚呼汝果何為生也又果何為而死也汝性非警敏而知務學爲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爲大行其言動

嚬笑適有類于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兒者以汝為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汝適店作既月乃止止而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服餌倏進倏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滿懣再更醫而證日以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吾葢莫曉其故也吾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重顧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閒二年見汝誦書習字稍稍悅可吾意意詩書

之脈籍汝以不絕而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衰莫之年重罹此變安得不惕然而驚盡然以悲也豈吾行負神明而貽禍于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為于而反以闕汝之生耶棺斂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尚歸安此土也一祭而訣老淚潸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也尚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壬辰門人柳貫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為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緇茍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于心而宣于口其最精者為文辭徵于辭則有險有易得于氣則有醇有醨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于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

始先生之播學將啟秀而揚菲駕方騁而遂蹶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户牖以泉石為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瑶草其遺誰攬物華于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噍璎璣惟游興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于龍雲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巳合宿草之悽于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治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睎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忼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

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兹鄉閭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颰風欻其夕興駟玉軑而驂雲螭卜吉土於陽罔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輯衆美而為銘亦既琢於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幷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遡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魄彷彿其來娭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于虆梩不揚于列星則蒸為

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于樹劍淚徒沾于主衣爰因為位之初併失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近故白雲先生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侑之以文曰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啟儒先機籥之秘穡經諏傳而道

闡于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于自治凡精思密察之功所以為真積實踐之地雖寘樽於衢人人得挹滿而醉然尊聞行知則惟鼇峯獨得其至葢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剔濬瀹義益精而辭益不費乃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暮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性言之丕顯而撝堂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承更益筵講而序肆玆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

識而遊於二老之間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山為輝而川為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厭戎馬之氣凡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後贄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于進趨旋視之際曰徽是子之粹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顔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于充類而為知晝晝糜以加飡夜爇薪以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

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墜于習俗之薈騶茍蹈道之弗頗亦皇邮乎室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私淑諸人而户外之屨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叩有大小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榘正矱之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羣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䰄野之莫回豈朱雲之可吏望駒谷

之道遥秖以興尊德樂道者之一喟睠金華之古墟炳

哲民之遺懿當成公嶷立于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

若養賢之大鼎聯跗而衆峙彼一時雖號于專門而究

其樂本同出籥章之一吹頃耆艾之淪亡變風作而雅

廢庠校至于喪儀射鄉為之失位其言偽而辨者又不

過沾沾尚口之窮截截褊心之刺兄於斯時獨能矯輕

警惰屹鄉社之長城表斯文之徽幟以其服之于身者

修之家既興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為兄則吾季

方之德之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

百年七十而疾病半之方託餘生以液齊胡為莫搤之

夢遽掩泣麟之袂駭巷哭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

生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從於義制用循踰月之

期勉就因山之窆孟子謂所性根于心其施之四體者

皆生色之盎睟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致之

未免行名而失已然則義理之悦天爵之貴凡跐僾得

之宜乎入此而出彼若稽造物畀予之隆則有子承宗

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而為傳序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夙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曾靡忘于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發難進希于逸驥中從宦以漂流偶叨承于班綴兄未嘗不為之喜動于中遄郵緘而藉慰以兄念我之深固將脫畧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之鄰竊餘光之衣祓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而龐公莃入于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深操鈆刀而就礪庶莫景之桑

揄不胥為小人之歸而君子之棄耆先駕之推輪寧後乗之無躓繼今以往孰砭我愚孰撤我蔽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自負韓門之深媿幸工倕之遺則誠庶法而未墜臨葬紖以泄哀矢予詞以為誄諒精爽之如存尚恫然而監視尚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友生文林郎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炙雞

絜酒之奠致祭于有故翰林侍講修史清容先生文清
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泰時亨豈
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行萬里或取
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後有先何適非
義昔公戯年緼靈負智輯和家庭如酌取醴執業師門
如琢就琢及其仁熟不績而藝一奮其飛進儀禁邃廿
年三入遂掌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靡于時班行相顧
易視園老丞疑廷紳郎吏剸裁政典牽別經旨有考有

詢必究必詣史策編摩翰墨游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宸眷寔賢付以史事翦剔繁蕪斟酌義例象方指日適觀成製遄奉命書還告祖禰燔燎既修淵槃樂只東第角巾北門綾被何取之廉不視其屐殄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已而世議日詭孰雅而哇孰黍而秕亦既十年浸乖往軌休否亨屯吾何望矣貫昔踰冠承公敎指麗澤堂筵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繼踵登朝幸聯班尾月夕風晨傾壺寘簋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洎佐成

均公尤助喜乃俾介嗣親予講肄予何能淑以承公意漠北揚鑣燕南掛轄談笑交欣謳吟忘寐謂吾與爾後死則誄弔哭違時予心媿恥來拜塋門不見嗣子公神在天公言在耳雖絜雖微有淚如水嗚呼哀哉尚饗

誄

馬景莊誄并序

新定故城千峯遺榭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贇不去華通不易介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于其鄉當

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鄭公君疇阮公麟翁往往高
先生之行而以處士之禮禮之章逢者流蓋倚之以為
望者餘二十年予幸嘗介其二子解屨升堂拜先生於
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奉身工祝之位
禮讓興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叔子景仁齒皆長
於予故予得以凡事之而其伯叔友悌特隆景仁出接
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先生經紀家事囊槖細
碎有條有理間亦從吾徒遊行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

縻于世故而趯立塵埃事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嘗察廉舉孝以其名上之外中書爲署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違去親側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因得朝夕左右視時涼煖調適旨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予過先生見景莊容色不盛訊其故知母夫人病數日景莊肫肫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諦又數日母良愈則復出聯尊俎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予後客京師聞景仁教授桐川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

秋高若無以自寧其志者景莊忍情輟泣開析至理先生雖强為寛抑而思予之悲終戞戞在懐閱三年年八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厚養深而守固予意其將平格老者無疑也泰定三年予補外南還則聞景莊以前二年甲子之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盛强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或更以自全是豈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椿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翼之泰之為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説誂詡誌詮諮孫女四曽孫男

女各一馬氏本出扶風而自常徙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受生通判漳州軍州諱旹旹生迪功郎諱友諒友諒生容堂先生諱洪迪功於景莊為大父矣初兵部弟禮部尚書諱大同與徽文公仕同朝以政學相引重而迪功復沿世舊往受業文公高第弟子黄文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來哉惟其識夫大者遠者之不可以一二켔故能不以富貴盡其心科舉累其志葢至于先生再世而禮之教行

於其家者粲然矣則若景莊之不與其承以自淑其身又可不謂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君子而不知君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抑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之將奉景莊之喪葬匯湖先塋之次馳書告曰與我先人遊今而在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為之一言乎予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為詞西向以誄于其神焉誄曰漢萬石君以孝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承曷用承茲其究不矜簡易維行進止維恒有服于躬匪學以能僮御訢

訢循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升東睦之墟小阜大陵
發祥于人美輯粹凝馬氏儒門世徳烝烝匪前孰引匪
後孰憑作之述之其培日增方時淪汙禮墺樂崩維克
思誠仁讓迺興其興伊何一家閲曾有大斯立諸細曷
懲斂手足形以免兢兢有封介堂有薦敽脅惟君子世
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刻在簡繒厥猷載之訓于來仍我
昔交君謂我其朋君今已矣撫棺莫膺矢辭作誄匪說
之勝百年飄風變滅相秉斯文在焉其尚足徵

啓

賀李彦方除廣東廉使啓

伏審自淮易節踰嶺建臺聽履上星辰久徯承明之入衣繡立霄漢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歷級而升固亦選賢而授盍臺憲為丘民之司命而嶺嶠制蠻服之扼喉唯不盡乎方伯連率之蕃宣乃申寄夫祥刑使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牧與芻必有任是責者肆時猩嗥而鼯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屈致於兵符正

可究觀於民瘼誰言潢池弄兵之赤子未易革姦我謂周原攬轡之皇華居然成化暫勞按部即奏安邊恭惟其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仁者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納斯民於兼善自試金鑾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挨藻立供奉班遲遲漏點簪筆登御史府烈烈霜威更嘗太學之齏鹽緒正曲臺之禮樂將偏儀于朝著遄寓直於寳儲奎閣煞藜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瀨乗北風與氣而來凡雨閩區越徼

之所經葩若張網范滂之再見吟酣芍藥瓊花之句需題扶胥黄木之碑鷓鴣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蚌蛤之還合浦祇以形廉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問俗而民交相慶蚪見萑苻之聚胥為襆襆之歸昔周茂叔之始治是官訊獄每先于洗澤乃吕獻可之薦更外服後君深繫于隱憂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輿邦之哲匠是本之豐者末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舊而非新瀛洲有真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顧勒

成巨唐一代之經必敷求司馬二正之策刋明詔方勤于修纂而前聞尤務于蒐羅作世采章須公筆削其為寮學省受服民編重末契而下文竊餘光以自耀鷁舟泝洓有違經從豹隱在山靡皇賓餞僂指鴐行之舊傾心燕賀之私惟不廢于緘縢因併承于寢餗梅華玉節隃瞻蜀使之躔茅屋石田甘老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罄言宣

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啟

伏審疏寵彤廷陞華紫臺郎官上右方叅宥密之謀尚書後行遂主儀文之事豈止朝紳動色將令儒服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即天命卿而猶歲統日秩宗詢四岳益自古以允欽祠部總五曹亦因時而始制惟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迂闊于事情要以彌綸于國體别大比賓興之伊邇而斯文柄任之宜專考其行而不掩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辭則過半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升陽德亦衆之而主泰故反

汗適彰于渙號乃改絃必貴于和聲偉哉喉舌之司萃此精神之運恭惟某官海岱英氣星斗純芒泱泱大國之風得諸樂本飄飄上林之賦自是仙姿供奉于貞元朝士之間醖藉出建安才子之右方執簡登圜丘而議禮洎援毫入西掖以書辭至今獬角之威好在鼇坡之蒙曳履徑躋于法從含香初對於禁塗大蘇公素號詞臣不負向來批勅之手歐陽子再為座主盡攄平生愛士之心使蝘蜓無復獻嘲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

之上賞是名報國之忠誠余豈負官葢昔為貳而今為長時不舍我猶前有疑而後有丞行矣陟庸企而延竚其情深賀燕跡後登龍兒子同遊要亦在門生之列丈夫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敷言則淺

代同門友上許左丞謝解啟

伏以右文初政下温詔以興賢左轄真儒妙洪鈞而播物遂使操觚之末亦叨充賦之榮化地深恩私門厚幸竊惟文章與時消息禮樂待人興行自成周論士而來

洎先漢設科以始傳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之言諡諸事為壹是尊王庇民之學亦嘗究觀歷代之良法未可誘為異時之虛文徒令談者之紛紜見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敷繹于宏猷噓六籍之寒灰旁蒐古訓蒐百王之墜典上飾天明肆時鄉閭先德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者少而辛苦壯益漂流間因麗澤之講摩竊窺考亭之述作主人謝客笑爾五窮小子學詩慚予多識顧言志永歌而已豈授政專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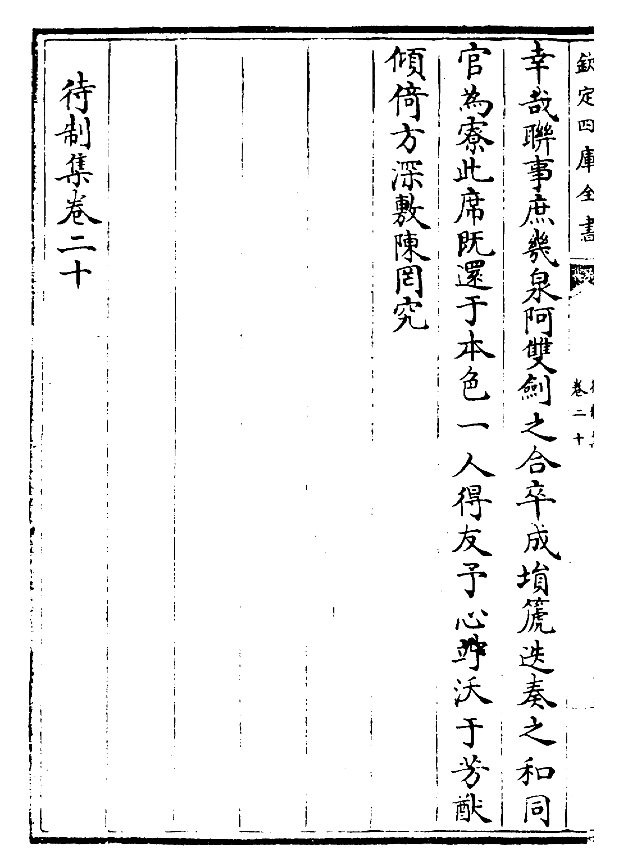
云然至若相如靡曼之辭與夫公孫愚戇之策一燈夜屋雖嘗羡翰以娛嬉萬棘秋闈胡直棄兵而鏖戰聊以此而困造物豈憐我而拔泥塗置荀伯於在三何嫌小却如趙咨者有幾巳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驚濫吹及門而實懼茲蓋伏遇某官單傳正學密贊化機師保萬民備悉彌綸之盛忱恂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之精所謂樂其善而忘其勢蓋親得于㕔旃之至論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辱此兼收亶為殊遇某敢

不益磨頑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驅于場屋道德性命之學敢有昧于淵源抒謝情深敷陳語淺

通高副提舉啓

伏審寵疏宸綍光領儒紳禁路雲霄宜希蹤于峻武泮林雨露乃屈意于斯文葢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闖前旌恭惟某官言有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綸及一允薦書掇取彀中之科第顧何嘗以成已為德徒自詑其獵較從

時歸乘半刺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宴幕排銀榜尚春色之沖融廬山飛雪灑石矼更塵襟之澡瀹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屬聞卧轍以興謡巳復問釣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于蓬萊懐綬南旋未免低回于菽水雖大鵬有六月之息然神龍無百尺之蟠惟江鄉均視枌楡是楚林實生杞梓比乖涵育端徯封培觀魯侯之旂云將至止問齊人之戍巳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敎胥而偕往夙宵命駕來暮有歌其媿甚須乘



幸哉聯事庶幾泉阿雙劍之合卒成埴篪迭奏之和同官為寮此席既還于本色一人得友予心竊沃于芳猷傾倚方深敷陳罔究

待制集卷二十

待制集附錄

敕命

奉天敕命敕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册非得真醇篤學之士數繹於後則道固黙隠而不彰矣爾柳貫性資高朗問學宏深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京闈可授翰林院待制進階奉議郎爾尚益懋遠業以需顯擢欽哉至治元年九月十二日

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剡原戴表元

古之用人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於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才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温亦以能容孟嘉為喜然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

舉與銓格密其説先裁之以中人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榖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不陋人情往往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趦趄畏赧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吏勾稽剖析之類而師傅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繫乎其人之自為之與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

格惟縣學官以其秩畀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志節者或恥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呉楚之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闕升府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馬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蹟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

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于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是為序

贊

像贊

蜀山靜儉翁自贊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仕初何與於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企乎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而著書

尚庶幾可以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又　　安陽韓性

熙乎春陽凜乎清霜無求於名而名日彰敷教成均議禮奉常方期盡皇猷之黼黻奈何岸烏巾以徜徉是將使江山雅趣皆衣被其文章之光也耶

又　　門人宋濂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温海濶天高莫窺覘其宏度霆奔飈竪壹驅駕乎雄文來趨蹌之襟佩

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
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明俊偉
之倫仰瞻遺像有涕霑巾儻使泉臺之可作庶幾士俗
之還淳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
太子賛善大夫門人宋濂拜賛

又　　　　　　　　眉山蘇伯衡

經濟之才宏博之學識見之高制行之確誠一代之偉
人乃萬夫之先覺

五賢祠待制柳公賛

門人戴良

朱學之傳至於文安四葉綿綿公得其師猶水有源際

兹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於帝庭帝嘉其能俾居

縉紳與鴻碩為倫莫之與京於樂辟雍曰公是宗髦士

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始佐明文治成我皇

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於地公往化

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雲往還

鋒車薦至乃掌帝制惟公出處闗時隆替出與時行處

與道俱倏爾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祭文

祭柳待制文　　戴暄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閎博雄深披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翔意遣言摇毫行墨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凌駕乎儔匹而況律己温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則言不垂忤而

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于儒臺啟藏書于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于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曽未得歷禁林之納獻究蘭臺之譔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飈散而星沒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為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彼縉紳之在位因匍匐而賙恤絅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

與閭巷之楚惻况其等近連姻婭蚤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極睠荆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舄曽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玄室痛幽明之夐隔莫以酬夫舊徳列觴豆以告哀尚歆馬而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師柳待制文　　　　戴良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蚤叩巖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乃充新

得歛彼豪英一變温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觀厥會通
龎材碩德一一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内揚
厲文風王公𢦤里緘幣走門惟日憧憧二十年間穹龜
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曰驗於為以攄厥衷實艱初
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冑子聞羶而附鼓篋而從
司誅奉常領教儒臺聲甚渢渢包茅有貢覆溺江湖再
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輅傳以活疲癃從祀匪德禮官
憚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涖洪

都曾未期月教雨其濛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
我疆我得先生正之慚屈盲聾已則有栗先生均之廪
士告豐報政而歸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爇薪
照字歲且十終四海環眴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刻交
章論薦公車上達帝聰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
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轍未安門
已弔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
于兹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娑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

我戒我勸我在麻之蓮臨别謂我若子之質纎而必洪
窘兹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
闕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
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生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
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
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輀車既駕恭陳薄奠矢
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敎兮鑒我哀恫

祭故翰林柳待制先生文

鄭大和

維至正六年歲次癸未十有二月癸巳朔越十又八日辛亥友人鄭大和致祭於故翰林待制柳先生之靈曰自河圖授羲洛書畀姒而人文之朕已萌煥乎有殷郁乎蒼姬漸至暢達而敷榮自時厥後或晦或明迨春秋兩漢之壯偉華贍猶為可尚至魏晉梁隋之浮誇淪靡有不足稱自後或盛於唐復有五代之淺陋再闢於宋又逢季世之殘零蓋未有若我皇元之盛治作者之迭興也是故許文正之丕顯性言直造周程之秘奧姚文

公之恢拓文體上追韓柳而爭衡倡之導之以勵多士鼓之舞之以風四方而斌斌文學之美亦何翅龍興而雲集虎嘯而風生公時壯年立志已宏從師問學負笈擔簦既見巖南於儒華又謁仁山於潡水而所謂知行並進者亦惟誠篤而粹凝于是悉心以傳授若性理之精微文章之準繩公既盡得之矣宜乎志益篤而學益精故其氣貌之温温德性之蒸蒸使人就之則儼然而威即之則肅然而清蓋不可以意而將迎公不自為已

足而猶廢寢忘餐究理會原諏經訂傳必若庖丁之中其肯綮易牙之辨其淄澠然後數暢融液發為文英此其積于中者既久而見于外者故能鞺鞳而崇竑其勢若黃河怒瀉達於四溟其氣若白虹横布貫于太清其文熖萬丈之長猶火之燎原烜赫乎宇宙焜燿乎丘陵飄然如曳明月之珠毅然如建干將之戟森然如列昆陽百萬之兵讀之則洞心駭目服之則睟面盎背如觀火龍黼黻之文聽錫鸞和鈴之聲壯矣哉獨以斯文為

任而先一世鳴是宜為國之楨作帝股肱而措天下萬世于隆平胡為初主類黌歴典儒臺而遂十載韜迹於林垧惟德性之冲淡恒葆淑於醇靈固不以賤為辱而以貴為榮然縉紳之慕戀學者之依憑葢有若鳳凰之與景星于是有詔起公直赴神京吾意天其或者將使潤飾乎皇猷黼黻乎帝廷而作我儀刑奈之何德未溥施道未大行而遽即世于玄扃豈造物之難知抑神理之不可徵吾將有問于彼蒼果孰尸夫窈冥何賢人之萎

痒而愚者之敉寧一世之矩萬世之長惟微言之尚存為學者之珮珩大和幸承末契深綈交情以區區之合釜㓷上其事而致旌復之命曰規曰範敢不是志𥺌銘一尊我公之素營諸孫弱冠俾之受經祝之以辭而責其有成則公乎我之隆有德義之交并敢不深加刻厲拳拳服膺自今以後其孰能剪伐我荒穢别迪我聾盲瞻荆山之阡有四尺之塋痛哲人之不可見惟松楸欝其青青樽俎既嘉籩豆既盈薦以牲牷侑以粢盛諒精

爽之如存庶來饗其芳馨望蜀山而矢辭哀涕淚之如傾尚饗

祭故翰林待制柳先生文　　程汝器

維至正三年歲次癸未夏四月丙辰朔越二十又三日戊午浦江縣知縣程汝器致祭于故翰林待制柳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之學閎矣而不盡章章于天下葢所能者在我所不能者在天也先生以伊洛為宗修諸身徵諸人究之也精積之也深以先生所能措之朝廷推

而達之天下斯民將享其德儒者之用可暴白於後世
矣吾豈意夫擢之胄監置之太常遷之文臺思小子之
斐動歸與之歎一丘一壑者殆十有餘年天書徵起固
將黼黻帝躬絲綸王言而聖代文章煥焉與周漢同風
嗚呼吾又豈料夫宣德揚休之志鬱未及展而造物者
已趣其終矣所謂天者誠莫之能為命者誠莫之能致
屬治茲邑仰慕維新旅櫬言歸薄陳一奠哀哉尚饗

行狀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柳先生

行狀

宋濂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藴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皇元贈奉訓大夫

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為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為姓自後子孫寖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藴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以咸淳六年庚午秋八月一日生先生於烏蜀山私第先生素有

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奥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粵謝公翺括吳公思齊游歷攷先秦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于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足復裹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

之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盡隆山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絶出而名聞四方矣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絶之境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

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為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令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為良御史名監司者甚衆泰定元年甲子先

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事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為權準古今敷繹詳緻廷議莫不多之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質行定名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入金没臨江事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國者欲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然持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洺郡長吏列上儀

曹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檄所部禁戢之沅陵歲貢包茅四十餘匭茆輕舟揺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他貢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滲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司以修治之其當新者聽給没入贓吏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年丙寅先生年五十六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龍興郡學

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名儒孫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振他書院不籍於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員司之有力者常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為奸先生盡罷遣分隸所在學官提舉朝夕饍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于諸生餼廩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黄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三十畝而贏先生皆為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

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讞其獄先生為鉤擿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巖壑海内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之候風紀

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
朝廷更化徵用老成臺閣近臣有以先生名聞于上者
于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先
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禁近
得陳堯舜之道以賛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舉法復
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
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
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于灑泣集

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冢孫潁奉靈輀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盛氏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辛子男三卣同因孫男三秬穎穛秬夭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藏於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

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甞見疾
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
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
平以獎進人材為已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
播之唯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强記自禮樂
兵刑陰陽律歷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
通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為精詳善楷法工篆
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為文章有竒氣

舂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兵雖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聲若先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為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没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生之行湮没無以顯白於來世俾濂狀之濂雖不敏受先生之教為深因不讓而蒐羅鉠逸評隲成章以附家乘之後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他日太常特為定謚史官特為立傳尚有采於此云至正五年十月朔日門人金華宋濂謹狀

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黄溍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禽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諱嫣追

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閤門俞公葵曁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貫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貫於今文為貫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甞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值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丱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于微辭奥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粤謝先生翺三先生隱

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閒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
慨激烈卓然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
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于宋為故都
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
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
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
生之純長孺凡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
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

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為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中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

與為士者談儒服俎豆事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
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
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
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將仕佐郎國子助教由助
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
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
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
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

匭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附以他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為便勳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子求于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没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於洺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

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皆不報乞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襲其故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二百三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

事分隷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深服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持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擿隠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廬僅芘風雨饘粥時

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於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公於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七閱月俄以疾卒於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

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輀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為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辛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葬於縣西通化鄉荊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因孫男三人秬穎秭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蔭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韵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

强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洒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碩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别其真贋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文集若干卷方彚次以行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冑監時有

同寮之雅故既為之銘納諸壙中卣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溍為之表揭於冢上溍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後死者之責也非溍其誰是用弗讓乃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為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共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翺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虵遺世獨立一紀於兹國之老成

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懐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乗化而歸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黄溍述

墓表碑陰記

戴良

先生没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黄公為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

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耳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槩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㥜㥜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之涖官則官治葢將無所

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叙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葢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

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黄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卣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荊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于斯至正十年八月既望門人戴良謹記

議

元故翰林待制栁先生私謚文肅議　宋濂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太和於生物之地置太肅于成物之時蓊鬯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于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氷霰使昔驕虛畟溢者一旦收斂縮閟折挫而無遺寓深愛于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而化之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嚴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

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材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故翰林待制浦江柳公先生負瓌雄絕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為文則沈鴻而雅勁見之于行則端重而正直怠色不形于面媚言不出于口所學以聖賢為師而不戾俗以為異所至以教化為重而不阿世以為同起為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官勁氣直辭可輔獘

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恒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湮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嘆而稱曰士有易名况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于義為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兹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覩者非曰肅乎請遵古昔私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謚曰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日門人宋濂謹議

記

柳氏譜記

天台方孝孺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故所居宋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之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子則圓與慶圓夭則慶子斷不繼也祐子則友與更友子新亦不繼而更無嗣也彬之子何温也温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

施亦絶也禪以下曷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絶故不字也藴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崇德縣主簿也崇德之子則知高郵縣事金字時聲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也諱貫字道傳也寳字惟善也實也賀與實奚亦不字賀無嗣而實後俞氏也次子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為而尊之學為當世師而名聞于天下宜尊之也其仕則為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寳之子曰璟字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

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怡也杞子亦三愉愜愷也恂至愷不字未冠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致明其長也同致和次也因致文季也卣三子矩穎穊矩夭穎字伯嘉為永豐尉而士唯子應士恕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穊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子中而孫則崇本崇源尚幼也同二子稠䋲叔簡叔豊二子字也士恭士敬䋲子也稠無嗣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士禧程之子也自鑄至崇本十一世矣十世之家恒有之惇厚而文如柳

氏不若也文而名世如文肅公難能也名世而有後以承之尤不可見也余是以樂稱之也

跋

書蜀山遺稾後

張燧

邑志載柳待制手書蜀山稾綿紙繕書不分卷數凡四大册每長濶各尺二寸厚寸餘書體放鍾繇蔣大祿從柳思臯秀才借閱客見之嘆曰造化精華當謹守護鬼神恐攝秘之蔣心動封識歸之越三日柳氏家燬槩

屬煨燼余過柳子自泰嘗及此自泰為言從祖克復尚存一本但扃藏極嚴余急為折券借觀正如志所稱但所言書法似鍾繇實不然大似魯公耳雖無序目可考然按其文多係元統乙亥至至元戊寅四年間所著攷文肅于天歷二年乙巳自江西滿秩歸卧蜀山著靜儉齋稾十餘年為至正壬午起待制而没則此為第四册可知册首一幅有柳氏道傳印章又朱印一百九面今所存止五十九面厚亦不能及寸其為殘闕幾半然也

又出靜儉翁自贊小像字畫與此槀本無二自泰又言文肅尚有手評下論語及蒙古書誥敕皆從兄自幾所藏大抵文肅文氣雁渾筆畫嚴正無一縱放畸佹處皆類有道所為令人儼然起敬不待拜其遺像而然矣凡至人精華不滅類有神物以為訶護此祝融氏所不得占盡者斯文幸覯盥焚呵凍以書柳氏賢胄永共寶之

崇禎丁丑至後三日後學張燧識

跋柳文肅文槀冊子

張燧

此柳文肅公手書文藁十四首予友朱君翼之所藏屬予識猶記丁丑冬嘗跋公遺藁荅元統乙亥及至元戊寅間作此則其前六歳天歴巳巳作也前此者廣長各尺二寸許視此方幅幾倍若書法之剛方耿介與中縫之朱印尾冊之圖章則與此皆無畧異焉巳巳為公滿秩歸蜀山之年夏四月則尚侯代江右時耳先君子工書法酷類公非直優孟形似予嘗戲戀臨摹一幅雜原藁中歸之柳克復輩終不能辨與晉穆帝令張翼冩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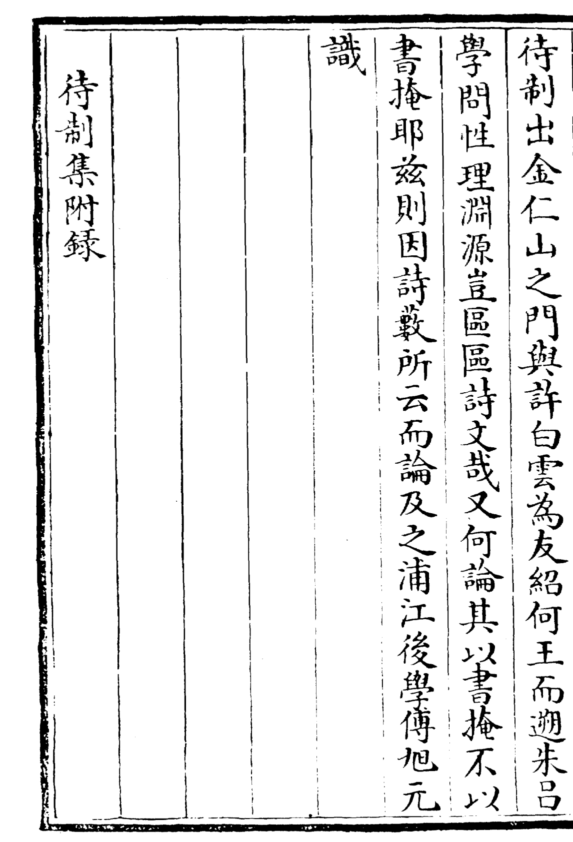
右軍不能自認正同時甫一紀再展公蒙而先君子已不可復作矣把卷為之長慟若公之書法推轂於昔賢宋承旨人物記嘗稱公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胡元瑞詩藪曰虞楊范揭書掩于詩道傳與鮮于趙鄧皆以書知名詩為書掩此不待予品隲也巳丑花朝夫次張燧題于妙來閣

論柳待制詩以書掩　　傅旭元

黄侍講溍表柳待制墓云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碩奇

逸而意味淵永詩藪云黃文獻柳文肅皆以文名而詩亦華整柳如羲和白日經天近敕勒陰山渡幕遙雪華遙映龍旗動日色纔臨鳳蓋開真不愧作者又云五言律可摘者柳道傳大暑無蒙絡輕寒已御貂皆句格宏整在大歷元和間不可多得按志孜云柳待制詩人亦間能誦之而其書體精工則知者尤罕浦陽人物記云善楷法工籀篆妙處不讓李陽冰詩藪又云虞陽范揭書掩於詩道傳與鮮于趙鄧輩皆以書知名詩為書掩

云云 元嘗讀書義門見鄭氏宗祠中有序二字出待制手篆非後人所及又舊志載待制手書蜀山稿綿紙四大冊長濶各尺二寸厚寸餘書體倣鍾繇萬歷中家燬概屬煨燼云後待制裔柳自泰為言尚存一本清遠山人張燧索觀正如舊志所稱但所謂書法似鍾繇實不然大似魯公耳又出公自賛靜儉翁小像字畫與此稿本一類大抵字畫嚴正毫無縱放畸佹處皆類有道所為令人儼然起敬詳見柳文肅集後蜀山遺稿跋雖然



待制出金仁山之門與許白雲為友紹何王而遡朱呂學問性理淵源豈區區詩文哉又何論其以書掩不以書掩耶玆則因詩數所云而論及之浦江後學傅旭元識

待制集附録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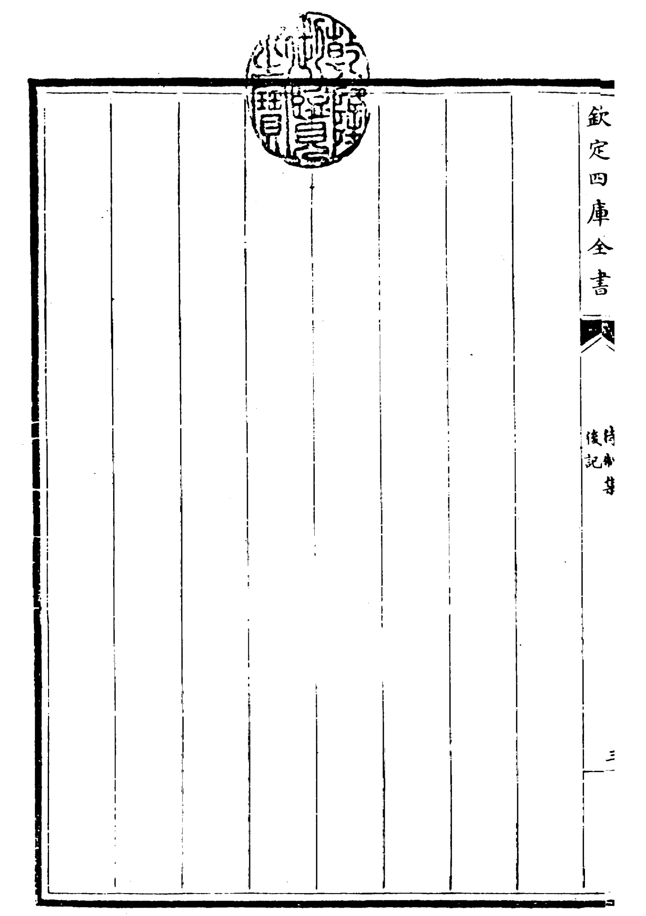
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百六十有七首雜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為文多不存稿年四十餘北遊燕始集為書名之曰游稿及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雝稿曰容臺稿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鍾陵稿自江西退而家居則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齋稿間嘗西遊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游稿游而歸休日對烏蜀山歗咏自娛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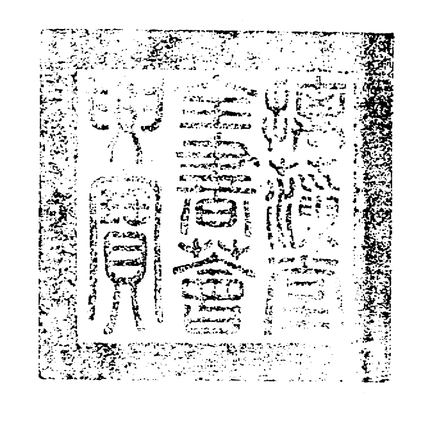
以山名之曰蜀山稿未幾名還禁林述作日益富尚未名稿而先生没遂為人乘間持去今所存惟七稿濂與同門友戴君良定其尤可傳者序次如右以先生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天地之間有至文焉相軋而生相錯而成其昭著蓋無時而或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制度文為聲名采章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鍾鼓相宣籩豆靜嘉煥焉而有章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纛精明肅焉而莫犯觀乎政司則出號施令

舒陽慘陰凛焉而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教修明上下洽比穆焉而相親凡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觀夫會通則其精神之所流布往往凌厲奮踏不得見之於功烈必能宣之於辭章此古之有志之士所以不出於彼必入於此雖其所成有不同而不隨世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鬱而不能大振於是悉斂其英華發之於文震盪汪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神人之感通或序列兵

戎之功伐或開陳善治之所急或推原名教之攸繫肆筆而成其光燄萬丈自不容掩初未嘗區區求工於篇章之間也國子監丞莆田陳公旅嘗評之曰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天歷以來海內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傷黄公晉卿及公四人而已識者以為名言嗚呼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會通而能宣至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僅施於一時孰若斯文

之傳衣被於無窮哉雖失於彼而復得乎此有不足深憾也是集既成廉訪使者余公闕命廉侯額能巴哈刻寘浦江學官尚餘古今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銓次濂復同戴君分類謄為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之子自藏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正十一年辛卯歲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宋濂謹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柟

謄録監生臣潘奕基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